

豫章叢書

第一五八冊

碧梧玩芳集卷十七

宋 馬廷鸞 撰

記

益國趙公生祠記

樂平唐舊邑入本朝爲望縣紹熙中慈湖楊先生之爲宰也士肅肅民熙熙熙寡孤獨待職而衣冠禮樂之羣日與縣大夫揖遜堂上時時歌豈弟宜民之詩以相命是一邑之三代也歲陽一周而風聽大異何也徒聞聲馨尻高塗膏累血者催科之呻吟也杜門塞竇十室九空者比屋之流亡也搜原剔藪虎鳴熊

至者符移之駿奔也若夫漿酒藎肉美宅腴田狎憲
府如家庭倚大姓爲窟指十有一鄉四十有四都之
百姓爲食邑戶者則羣不逞之吏而已如是稱於州
曰樂平之民邑之號端使然哉宋之得天下也以仁
十四聖一心三百年一日自姦貪柄國嘯凶稟頑仇
我赤子其至於塹山橋江內參外訐皇上赫然改紀
制詔少保益國趙公旬宣大江間民疾苦諸所罷行
不從中覆公將王命自東遡西十乘啟行風餐雨宿
師之所過率以私錢給他費其仰縣官者無幾復命
餉所趣還厥輸公私晏如也而吾邑獨秉急令出暴

政頭會箕歛家至戶到販夫販婦不能免焉公至之
日馳令軍中征夫少休爰救民瘼於是三臺武帳牒
愬如雲公則率籲眾感以詔書從事移縣大夫去之
俄而劾罪如章執吏于獄誅其尤無良者然後呻吟
者息流亡者歸駿奔者鼠逖自屏而吾民始克相持
以生相彌以寧如熱濯冰如蠶展繻蓋天地之爲恩
而日月之爲明也亦旣攜老扶幼載蠹抗旗拜舞公
賜於元戎之馬前則又退而謀曰吾何以永報公之
德於無窮也無亦繪而祠之晨香夕燈祝公千歲而
後盡於吾心邑士倡之通邑之旌倪一辭和之黃冠

師且願留公像於祥雲觀又以某爲邑人撰簡記其
成某諗於眾曰公元勲盛德也樂平蕞爾邑非公素
所拊循之民也如天之福公來自東笑談指麾而去
其疾此在公勲德中何啻泰山一毫芒公於邑人纔
一二日之留而邑人於公已有千萬年之思且使爲
令者而有三年之愛於其民民何日忘之詩曰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固民心之天也然則誰非三代之民
誰非慈湖之所以教而忍虐用之也彼崇山幽都投
界不受豈不承愧而後之有志於中牟單父之事者
亦可少思矣因系之以書曰康山之崇兮公惠不窮

兮泊水之陽兮公惠浸長兮山浮清兮水涵暉公有
惠澤兮民有秉彝堅珉深刻兮來者永思

梓潼帝君祠記

梓潼兩蜀之衝帝君故蜀神也五季不綱神弗受職
宋興乾德三年平蜀明年丁卯五星聚奎文明之祥
芳郁萬世君之靈響累震西土久矣而尤爲文士所
宗今世所傳化書吾不能知其說惟石林葉公燕語
稱凡蜀之士以貢入京師者必禱於祠下以問得失
無一不驗者自吾有敵難岷峨悽愴君之靈與江俱
東今東南叢祠所在崇建自行朝之祠於吳山者天

華龍燭晝夜嚴供四方士子並走乞靈亦宜也弋陽
楓林方氏爲衣冠大門儒士若東筭登薦書者相踵
余之友方君某將試大常偕其弟某相與祠帝君子
里中爲之築宮塑像揭虔安靈震耀而鼓舞之蓋將
惠徼靈響爲進取資徼言於余余嘗感今懷古恭惟
藝祖皇帝玉斧畫河全付所覆聖子神孫膺謨英略
未嘗一日不在殿西頭也今奎運重開天子明年龍
飛策士君盍降靈於東南之士使之舒翹揚英畫良
吐奇濟時續武俾關河秦隴盡歸職方然後颺車羽
輪導靈旂而還故宮不亦盛乎有開必先宜自方氏

始乃書其麗性之石而系之詩曰梁山劒閣橫岷嶓
梓潼七曲高嵯峨真人初基斧畫河靈君受職山之
阿丹碧岌嶸龍虎呵柱天功業石可磨江流滔滔東
逝波靈之來兮自江沱結屋兮奉祠醴桂兮羞芝神
格思兮士曰時躍淵兮大飛冠若箕兮劒挂頤長策
用兮奇謀施敵北遁兮靈西歸錦幘兮寶蓋導霓旌
兮駕玉螭吾言非誇兮神之聽之

緣山勝槩記

婺源斗入萬山間山之鄰吾境者聯嵐含暉夸奇競
秀予外兄張君輒得其勝處居之圖於居之傍曰緣

山勝槩而命記于余觀其池亭潔修林壑美秀則不必叢花茂木之蔭也直欄橫檻烟霞澄鮮則不必重閣邃宇之居也曉窗夜檠詩書娛樂則不必絲竹管弦之奏也園之勝固已各陳矣今夫士生天地間其攀名梯奔利航而竭蹶不休者欲暫而有此勝不可得也厥有挂笏西山寄徑終南而居不靜者又安能長有此勝乎君留中澗然表獨立于羣惟輩囂之上方且餐松風飲菊露製菱荷之衣紉芝蘭之佩由凡水俗變爲清輝積李崇桃坐覽葩麗柳河東嘗言地雖勝得人焉居之則有增而高有闢而廣有不待飾

而已矣者蓋惟勝流足以受勝槩歟憶予前年冬直
玉堂君授簡而余以文書謝不暇居二年併掌外制
予方如沐漆求解而君數數迫之不置也方連上祠
請倘幸蒙恩還里則將挾溪童畦丁攜茶鼎筆牀從
君綠山間可以脩然而賦矣

可隱齋記

了齋先生之從子鍾叔華少習舉子業後因足病疾
微瘳灰心進取居西偏關小室了翁爲題曰可隱倘
徉其間讀書作文尤工於吟咏日與朋友以酬唱爲
樂他日以可隱之名問記於予予獨謂叔華非隱者

也古之人在市朝爲大隱在林藪爲小隱往而不返
則有石隱之譏挽之便來則有招隱之操若其炫世
盜名則爲充隱君子鄙之叔華獨以可隱稱可者未
可之對也今夫士生斯世固將以爲斯世也豪傑之
士志氣方剛耳後生風鼻端出火視功業可彈指取
而山哀浦思林慚澗愧於我何有臺上之笑有時而
弱千乘之君車中之謀有時而歷大國之將斯人倘
終隱則何以誇當年而耀後世哉余固曰叔華非隱
者也於是爲記

李氏儒富莊記

叔翔旣築儒富莊余往過焉縹囊緇素魚魚雅雅其
崇如墉叔翔曰有文字來其篇籍姓氏列于史館定
爲著錄者西京三萬五千餘卷永和已六萬四千餘
卷隋嘉則殿書以萬計者四十有七而唐之四部十
二庫又不知其幾也況中朝文明之盛乎吾以是稱
富何哉若是而可爲富則嵩華之卷石滄溟之浮漚
也若是而不可爲富則索之常足味之無窮吾庸多
矣子爲我記之尙斯文之未墜而吾莊之不荒也余
曰嘻聚書難讀書尤難昔金華潘公作磨鏡帖朱文
公亟稱之其說曰僕自喻爲昏鏡喻書爲磨鏡藥當

用此藥指磨塵垢使通明瑩徹而後已此名言也世
解讀書者幾人焦爛於物欲之場沒溺乎宴安之中
蕭繹宋遵責之徒皆是也厄吾書者豈必郢城之烟
底柱之水哉叔翔有大雅資冥搜而力討飫覽而厚
藏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其必有以知之者矣李文正
家藏書甚富有不待見主人下馬直入讀書者予討
論山中覓書不可得嘗願徜徉小谿盡發一莊引卷
徐玩叔翔當不吾厭也庶幾文正之遺風歟因奉所
假歸之輒以所聞讀書之說次第其語爲記

池州貴池縣尉廳記

出秀山門可二百步所得古闔閭之故址隆然如伏
龜有官府翼乎其上者貴池新尉解也尉秦官也由
漢以來凡掌武事者皆得稱焉大尉至與丞相等尊
中尉巡徼京師司隸督大姦猾以至郡也縣也莫不
有尉尉於官爲最卑官雖卑且尊名自若也今之仕
者顧不然貴池附於諸侯尉出椽曹參軍下旦朝束
帶持手版趨日請諸所移檄事暮走田廬間逐逐無
停輪而桴鼓之警發召之役不與焉又俗吏尸厥官
伏如處女苟幸終更逝如脫兔固無暇營所謂傳舍
者以譏長官長官諱錢怖粟亦視陋忍傾而已先時

舊治臺府度爲齊山書堂前尉徙其旁軍地遽餘一
厦不潰于成寄跡於僧廬三徙而得今治旁挹湖山
蒼翠欲滴下臨閭閻錯繡如畫其規模從狹而負踞
高爽猶之以高官受尊名者也營之者少仙楊君賦
之緡錢解米木牽竹箇者明府鄭君也楊君謂吾幸
滿三歲且去去而以遺所不知何人若非斲山骨書
片詞無以識永久且望來者之苟能充之也子爲我
書所以余羞非文章家獨憶李太白贈秋浦柳少府
之句一日乘小車訪君梅市邊誦以美君稍躡括而
爲之歌曰美輪奐兮翬飛嗟不日兮成之舊蕭索兮

忽芳菲望自雲兮翠微間閭靜兮人吏稀弓刀閒閒
兮犬雞護籬少仙之去兮萬里清輝歌聲正酣君詣
大府受約束余亦上馬去君名穎字茂實武夷文公
之幾世孫

淨土院舍田記

唐院更宋且將百年前人之述備矣蓋嘗以檀法度
人施者無翼而翔不踵而至當乾道辛卯有初施田
者僧眞悟大師道崇句文于吾伯祖潛溪翁翁爲說
偈言云信心生供養念起卽無窮我田無窮年我福
亦無窮自後迨今百有十六年由朱君純仁而降長

者李公以建殿及諸佛菩薩像施毛君自任以建三門創彌陀殿施王君曰平夫曰立夫以金剛像施曰宰曰彬之曰立夫又皆以地施而余兄弟與昭文文忠南康公又皆以題扁施凡施之事田爲大院之僧如本宏普順普潤者皆肅肅然奉其教無敢越規矩準繩且將修彼之禮以耕之陳彼之義以種之講彼之學以耨之于是又介吾猶子奉潛溪公遺文謁余而請記余觀多田翁盡東其畝祖也傳之孫三世希不失矣父也傳之子再世希不失矣孰能更千百年不壞不滅如浮屠氏之爲乎潛溪翁之言驗于是矣